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八



黑龙江 怒吼



沈阳出版社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八



黑龙江 怒吼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龙江怒吼/杨大群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3

(关东演义; 之八)

ISBN 978-7-5441-4924-2

I. ①黑…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4311号

目 录

第 一 回	发喜帖吃满月秘密开会 斗把头买通译任重如山	001
第 二 回	大刀队杀鬼子误入陷阱 擎矿灯引明路撤出迷阵	020
第 三 回	刽子手大屠杀灭绝人寰 平顶山大血案中外震惊	033
第 四 回	访汉贞论国事内田回国 烧多门吓铃木占山调兵	050
第 五 回	义勇军救国军合力联军 马占山落马坡中计落马	061
第 六 回	钻森林索伦人搭救亲人 龙门县马占山巧缴伪军	074
第 七 回	伦河岸战多门险中取胜 回马枪杀田中妙在出奇	088
第 八 回	兴安岭突重围九死一生 黑龙江冒风雪叩离祖国	101
第 九 回	山海关议军情决心难下 铁甲车闯车站炮轰雄关	118
第 十 回	山海关告沦陷全军悲愤 安营长殉国难大义凛然	134

第十一回	张学良视前线暗中叫苦 汤玉麟弃热河明面喊冤	149
第十二回	一献旗二退刀哭诉陈情 三拜宋两叩蒋辞职下野	163
第十三回	忆往事于凤至画店相亲 下决心张学良上海戒毒	185
第十四回	战长城夺北口军心莫测 忌大烟戒吗啡出国游学	199
第十五回	汤二虎破虎皮逃出热河 溥仪帝人幻觉魂游太虚	217
第十六回	听龙梦说泥鳅龙颜大悦 闹山庄盗瑰宝群魔乱舞	236
第十七回	半壁山登长城大开杀戒 四方台讨价钱起死回生	252
第十八回	辽河套访故友仓促捎书 河坎子百鸡宴醉卧喜车	268
第十九回	互使坏互抱怨尔虞我诈 拨旧情诉新怨万缕千丝	287
第二十回	借顺境暗投敌蝎子心肠 转逆流急回首公鸡打鸣	301
第二十一回	张汉卿观日出千头万绪 干瘪抽卖金莲奇耻大辱	320
第二十二回	闲散情游卢宫欣赏名画 无聊时逢名将畅叙遨游	338
第二十三回	赛马场识新朋参加婚礼 公社墙遇学生膜礼拜佛	353
第二十四回	大侦探施小伎憋倒少帅 小局长抖大威打开国门	370
第二十五回	逛水城叹息桥怀念故土 听训词鹦鹉厅魄散魂飞	384

- 第二十六回 委黄郭约冈村塘沽密约
携夫人抵上海故弄玄虚402
- 第二十七回 日军舰长江口劫持邮轮
遣戴笠登码头投石探路419

第一回

发喜帖吃满月秘密开会 斗把头买通译任重如山

义勇军打奉天城烧了飞机场，震动了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将发往黑龙江省的日军调转头来解奉天之围，他们很害怕义勇军掐断奉天、大连、安东通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几条铁路线。如果这样，他们扶植的傀儡国就支持不住了。抚顺距离奉天很近，义勇军多次扬言要拿下抚顺，用日寇尸体填煤坑。抚顺是日本人的命脉，是日本本土工业用煤炭的基地。鞍山昭和制钢所也用这里的煤炭炼钢。驻抚顺的日本守备队配合奉天当局，多次逮捕共产党人，把杨靖宇残酷毒打之后交给奉天当局。奉天当局把杨靖宇判了徒刑关进了大狱。日本人认为把抚顺的共产党压住了。伪满洲国成立后，抚顺首先发现了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这样，抚顺当局就紧张起来了。

抚顺位于长白山的余脉高尔山前、浑河北岸，是座砖城，明代洪武十七年建成。人们说：“唐修塔，朱（明）修圈（城），留下清朝修佛殿。”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统治中原，势力达到辽东，为了固守边防，防御女真族进攻，从关内迁来大批移民，并在辽东要塞地点修建十八座城，抚顺城就是其中的一座。“抚顺”这一名称就是“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意。清努尔哈赤占领抚顺城时，骑在烈马上，用马鞭子指点抚顺城门楼子说：“要抚顺我努尔哈赤吗？烧——！”随着他的鞭子指向，一把大火将全城焚毁。

清乾隆帝曾来到抚顺城旧址，用马鞭子指着作诗曰：“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要把这座城重修。大臣们问：“在原地修吗？”旧城周围不到二里。乾隆用马鞭在自己脑壳上画个圆圈说：

“我的脑袋要比洪武大一圈。”这样，抚顺旧城址南端扩大了范围。清朝同明朝一样设抚顺为千户所，属于奉天城中卫。

抚顺城里街道狭窄，两旁商店住户拥挤不堪，街道坑洼不平。由于抚顺城以产煤出名，人们一说到抚顺城就想到灰蒙蒙的天，天无三日白，地无半里平。一年，砖城里一条窄街道的拐角处，新开张了一家木匠铺，新修的门脸高出房檐头，长条门板抹着桐油，摘开门板可以赶进一辆大车去。前屋三间为门市，后院五间为作坊。木匠铺老板是木匠李顺兴，他雇有七个吃劳金的伙计。这么个大木匠铺只做两样东西。一是棺材，有最好的黄花松制作的鼓腔、三起楼的花头大棺材，也有用杨柳木不凿榫，全凭铁钉子钉的狗一碰就散花的“狗碰”，还有骨头匣子。另一种东西是悠孩子的腰子形状的悠车子。这间木匠铺制作的悠车子通常涂着大红颜色，画着黄花绿叶，悠车子头上画着太阳，后头画着月亮，中间画星星。悠车子帮上安四个铜环，悠动起来“哗唧哗唧”响，还发出“吱吱扭扭”的小鸟叫声。妈妈推着悠车子，哼着摇篮曲，引孩子入梦乡。

太阳是苹果，月亮是鸭梨，
满天星星是孩子的明亮眸子。
苹果香，梨子香，枣儿香，
啥也比不过妈妈奶水香。
我的宝贝，妈的心尖儿，
快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顾客来买棺材称阴货，买悠车子的称阳货，指的是阴阳二界，棺材是送死的，悠车子是接生的。这两种货放在一起非常合炉。这个木匠铺用李顺兴的名字开的张，字号就叫“顺兴木匠铺”。

李顺兴在奉天城见过省委书记刘少奇，他听少奇给他讲过党的任务。少奇还仔细地听过他和马丫头对抚顺矿山和矿工的生活、斗争的汇报。少奇认为党对抚顺矿工的领导太单调，除了抓矿工斗争，不过问矿工的生活，还不到各界去开展工作，这样容易产生关门主义。少奇说：不能认为只要工人阶级有了觉悟，受压迫的劳动

人民就都有了觉悟，就会一同反抗剥削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少奇要李顺兴回到抚顺矿山把各阶层工作开展起来，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唤醒民族觉悟。少奇还过问李顺兴本人的情况，亲自批准他和马双荣假夫妻真结婚，并要他以木匠手艺为名开一个木匠铺，一方面掩护党的工作，一方面把铺子的收益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答应由省委先筹一些本钱作为开张资金。不久，在省委和少奇的关心下，这些资金送到了抚顺。

李顺兴为了开设这个木匠铺，真还动了番心思。论手艺，他打箱子柜手艺出众，为了显手艺争买主，他打出的箱子装满水，里面放半斗黄豆，水一滴也不漏，黄豆泡得膨胀起来，撑得箱子板“嘎巴嘎巴”山响，箱子不抽楔不拔卯，不漏一滴水。他打出的柜子在地上滚十个滚不斜扭不走样，关上柜门子，严丝合缝，针尖都插不进去。他和马双荣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打棺材卖实际，这种货不论穷富死了人都得买，而且有些当官的家伙迷信，他们不爱接近这玩意儿。再加上棺材将就弄木料，可以把好薄板做成悠车子。

木匠铺由“伙计”们干活，内柜由马双荣照料，李顺兴负责跑外柜，和抚顺各界联络。他为人老实厚道，矿工、店员、小官吏都和他有来往，谁有个为难遭灾他鼎力相助。木匠铺买卖兴隆，砖城里外办白事的棺材、办红喜生儿育女的悠车子都到顺兴木匠铺里来办置。外人七嘴八舌头说他走红运发了财，说他在地底下掏出黄金狗宝了。有的人夸他手艺高强，凭手里斧子砍出了家业。有人说马双荣命好，手脚勤快，为家过日子炕上剪子地下镰，锅里无生米，灶下少虚柴，小日子是苦熬苦攒起来的。小丫头像个出土小苗眼看着往高里钻，小嘴巴甜得家里人听着眼珠笑。

矿山里的各工会和李顺兴也都有来往，有的小把头偷运出木料到他这里来卖，这就使他对矿山上的日本人和各大柜的情况摸个八九不离十。矿工们开头和他疏远一阵子，逐渐地和他又亲近了。大家知道他这个人，在下坑那阵也是苦出身，在坑下几死几活过，当过卖身华工。在坑下大出水时他是最后一个爬上坑的。住老龙宫时矿工们和他处得不分彼此。现在他开木匠铺发了财，也不把钱攥得那么紧。穷矿工找到他头上，他从来没有回绝过。日久天长矿工们

更加认为他是埋在煤底层的煤精。开头儿日本守备队抓共产党，接着军阀抓共产党，易帜后的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抓得更厉害。经过几次罢工，矿工心中感到共产党是工人的主心骨，矿工说：“熬菜没盐菜味淡难咽，过日子没有共产党就感到没有了奔头。”

李顺兴很快地和矿山的铁路工人挂上钩，发展了党组织，矿坑下有点啥问题，铁路上火车头拉声响鼻儿就知道了。

抚顺炭矿机械制造所的工人，过去矿工罢工他们看着不动弹，说矿工是地下的，和他们地面上边的走的不是一条路。抚顺党支部慢慢和他们交往，宣传工人阶级是一家，都受剥削压迫，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在炭矿机械制造所重机厂，日本厂长山下不让本厂工人参加工会，不许仨工人在一块儿唠嗑，上厕所不能超过三分钟，违反厂长定的这些规矩就开除。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觉悟，反对日本人山下蓄意开除中国工人，掀起了数百人的大罢工。山下关上工厂大门，不让工人进厂交涉。铁路工人从内线开辆火车头来支援。车头开进重机厂大门口就坏了，卡在两扇铁门中间，工人一窝蜂似的冲进工厂。矿工也来支援，他们不下坑，说是坑下的机器太旧有危险。这回厂内外一联合，罢工坚持了两天就取得了胜利，迫使日本炭矿所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被开除的工人复职，将日本厂长山下撤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复工那天，堵在大门口的火车头呜呜叫着开走了，但这口闷气憋在日本鬼子心窝里了。

在矿工住宅区，有中国人开的粮店、油店、烟酒店、杂货店，日本人弄来一伙朝鲜人，扯旗放炮地开起买卖来了，和中国人开的小买卖唱对台戏，还派出日本守备队来帮凶，有意在中国人买卖门口抓坏人，搅和工人不进中国人店铺买东西。这明明是从中插杠子。

开头中国工人就是不进朝鲜铺子里买东西。朝鲜铺子里的东西贱卖，工人宁愿多花钱也不到朝鲜铺子里买。日本守备队平白无故地抓工人，惹恼了中国工人。卖水的工人不卖给朝鲜人水了，日本守备队开军用水车来给朝鲜人送水。中国制水厂工人连日本人住宅区的自来水管子都拧死了。日本守备队一看事态要闹大发，把朝鲜人撤走了。在中国买卖门口打架的坏蛋，遭到矿工们的一顿暴打，

也不敢去胡闹了。这次抚顺的小商贩和矿工联合起来，斗败了日本守备队。中国小买卖庆胜利大减价三天，矿工们买肉打酒吃胜利酒。在小酒馆里，矿工们推开窗户划拳喊酒令，吓得日本守备队开出装甲车、支起机关枪四处转。

抚顺城的中国人不再害怕日本人了。大家说日本人有枪有炮，抵不住中国人几泡尿。日本鬼子是狗，你跑他就撵着咬，你站住他就被吓跑了。抚顺党组织一天天壮大起来。省委决定，要开一次会，秘密传达党中央的抗日精神，对抚顺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前些时候省委决议要在抚顺搞武装暴动，还作出了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具体计划，提出抚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抚顺地方苏维埃，建立抗日红军。抚顺党组织认为抚顺党的工作还很薄弱，距离奉天城太近，日本关东军驻扎很多，搞冒进了会损伤刚刚恢复的元气。

刘少奇走后不久，中央派陈潭秋来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他一来就注意抚顺矿工，他说抚顺矿工的觉悟还没有达到成立苏维埃的程度，还不能公开成立抗日红军。他说抚顺不按矿工特点来进行工作，抚顺革命定会失败。他把李顺兴找到奉天城谈了两天两宿。他计划到抚顺搞调查工作，但不久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前夕，罗登贤来到东北，他非常重视抚顺党的工作。他说抚顺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最早的重要地区之一。那里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也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那时，敌人对抚顺地区监视异常严密，外来人特别是南方人，因口音不同，最容易被敌人识破。罗登贤为了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抚顺巡视。

抚顺党组织在李顺兴的木匠铺为罗登贤安排了住处。因为敌人在矿工住宅区的活动非常厉害，而李顺兴生个儿子刚满月，可借着“吃满月酒”掩护罗登贤的工作。

李顺兴木匠铺生意兴隆，这满月酒闹腾得很热火。“吃满月酒”也叫给孩子“下奶”，在东北这是一件大喜事。年轻夫妇婚后生儿育女，都要由父母给孩子起大名和小名（乳名）。一般孩子先叫小名，长大念书才叫大名。产妇的母亲和亲戚来“下奶”，要送

白面，红糖、鸡蛋。母亲到了女儿家在门外叨咕：送鸡蛋嘎达达真孩子吃奶嘴吧嗒，妈妈奶水哗哗哗，孩子长得一天比一天大。带来的筐和篮子不准拿进门里，说是怕把妈妈的奶水给带走。产妇家要给来“下奶”的亲人做面食，意思是孩子长得白胖。这套习俗就叫“吃满月酒”，也叫“下奶水”。

李顺兴给孩子吃满月酒，为的是使党的领导罗登贤在抚顺能安全，能把党中央的抗日指示传达给党员骨干。这满月酒要办得红火，把抚顺城的日伪军警耳目遮住，还得和他木匠铺老板的身份相符合。这就要有点讲究了。要使来“吃满月酒”的同志很混杂，敌人看不出破绽，才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开传达会。要想把当地伪军警的耳目蒙住，这就要使点手腕，动番心劲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人们通常怕惹麻烦。李木匠铺反常地大发双红纸烫金字的喜帖子，帖子上写着“敬请弥月喜酌，望光临寒舍，李顺兴顿首”的字。

顺兴木匠铺今天打开了前后大门，这吃满月酒的吉庆日子，不单前门挂彩灯笼，就是后大门也挂彩红；在院里搭起了山字顶的席棚，做喜宴摆喜酒。他还雇了两拨鼓乐手，吹吹打打热闹了一条大街，这气魄，让人们看着咂舌尖儿。

打早晨起来道喜的人就不断捻。亲朋好友，都到上屋看刚满月的小男孩。孩子的脸蛋扑着香粉，抹着红嘴唇，在两条眉毛之间的脑门上点个又圆又红的点，这叫喜庆点。孩子身上穿着红袄，下身包着红地黄福字的夹被。孩子的妈妈马双荣也穿着滚边大红袄，她老是笑眯眯的，一会儿把孩子抱起来，一会儿把孩子放在悠车子里。她还忙着张罗酒席，安排客人入座吃酒，真是个十足的老板娘神气儿。

李顺兴穿着深蓝色绸长衫，头戴黑缎子红疙瘩帽头，细线袜子小口缎鞋，这身打扮把他折磨得够呛，夜里特意穿着，这溜光水滑的衣服在地上练走路，好像这衣服有刺儿扎得慌。马双荣看他这愁眉苦脸的样子，笑着说：“这套皮不是咱们这号人穿戴的，可你这个大老板就得穿这套行头，不然叫人看出差眼来，你木匠师傅这出戏就唱倒台子啦！”

李顺兴把内院里屋的侧门通开了。党支部和党员骨干来见罗登贤的，准备在那个小屋子里谈话。前柜房干木工活的同志抽出两名，前堂后院地照顾着。

在正房的八仙桌上供着子孙娘娘，摆着八个干果碟子，在正中放一个红颜色的斗，斗里装着栗子（立子），倒插个金福字，表示儿子带福来了。斗前一个插瓶，称圣水瓶，瓶口插着带毛毛狗的柳条。这是辽河两岸的规矩。柳树好栽，插上就生根发芽，意思是儿子好养活。在吃满月酒的供桌上，分为：一、二、三月埋柳根，柳根辈辈传子孙；四、五、六月栽柳枝，柳枝一杈比一杈高出头，辈辈儿孙住高楼；七、八、九月插柳芽，柳芽就是银毛狗，儿孙辈辈都富有；十冬腊月剪柳绒花（用柳絮粘贴后剪成），子孙后代北京城里骑大马。穷人家吃满月酒，没有酒也没有菜，只是从柳树上掰下几枝插在土里就算满月了。这传下来的风俗，穷家、富户都沿用了。真是富有富安排，穷有穷打算。

这几天，李家最欢实的莫过于女儿小丫头了，她穿身花衣裳，扎两条牛犄角小辫子，花袜子花鞋，一迈腿跳着走，老是咧着嘴儿笑。从打妈妈生下小弟弟，她就不止一遍地把小嘴贴在妈妈耳朵上嘀咕，让妈妈把这个小弟弟给她。她出神地看着小弟弟，轻轻地摸小弟弟小脚丫，摸小弟弟小嘴巴，小弟弟咧咧嘴，她跟着也咧咧嘴，夜里她非挨着小弟弟睡才能闭上眼睛，睡梦里还喊小弟弟玩呢。家里来人看小弟弟，她就在旁边护着，谁摸小弟弟一下她就说：“慢摸哟，他还是个小孩子。”

在吃满月酒下喜帖子的前两天，陆续就有姑姑、叔叔来顺兴木匠铺了。他们带来银手镯子、银脚镯子、麒麟锁、项镯等送给孩子的首饰。孩子妈忙着招待，客人走后还要记下谁送的份子。一件件礼品都包着红纸，在红绸子铺地的托盘上，摆成个喜字。

李顺兴到夜里就叹气说：“这样搞我心里着实难受，把党的活动经费顺手花掉，真不应该，有的同志流血牺牲，咱们于心不安。咱们开天辟地也没有这么流水似的花过钱。”他皱着眉毛，搓着两只大手，像犯了什么大罪，心里憋闷得慌。他就一个人摸到工作坊里去干活，累得大汗淋漓还不住手。

马双荣是穷孩子出身，从小捡煤渣。不用说花这么多钱，看也没有看过这么多钱。木匠铺从打开张，买卖还挣钱，她和李顺兴立本账，一角钱都有下落。她说咱们不是做买卖是在搞革命。深夜里，她端碗面条给李顺兴送去，看他拼死命地干活，心里疼得慌，要他吃面，别干得太累了，熬坏身子骨，这个吃满月酒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她老是安详地说：“咱们秉正心眼听党的话，不这样显鼻子露眼地干，狗子们眼睛尖、鼻子灵，露了相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有时她硬是夺下李顺兴手里的工具。

抚顺特别支部的领导来到木匠铺对李顺兴说：“顺兴，你可别太土了，老板嘛，就要变个模样，敌人眼里可揉不进沙子，满心不愿意，也得打扮得像个老板的模样才行。”

这次罗登贤来巡视工作，抚顺特别支部正好利用李顺兴儿子满月、吃满月酒打掩护。支部领导来看过几次，总是说李顺兴干得还不够阔气，还没有把声势壮起来，应当让外路人看出，这位李木匠雄心勃勃，看财势要吞掉抚顺城半条街。并让他不要两腿打蹩蹩，要给大柜，大把头送去喜帖子。

李顺兴听了党支部的话，派柜里专人去给彭三蝎子的大女儿、豆腐西施老大彭汉花送去喜帖子。李顺兴经党的多年教育，懂得了个人的仇恨要服从阶级仇民族恨，个人得失丝毫不准影响党的工作。党员没有这么大的肚量，怎么能搞地下工作呢！

彭汉花早就耳闻李顺兴从卖身华工熬过来了，当上了“自由”矿工，几次坑底下出事故他都没摊上。她恨得咬牙齿。有时一闭眼睛就出现李顺兴的模样，她敢铁板钉钢钉地说李顺兴如果不是共产党，那也十有八九有私通共产党的嫌疑。从打那次矿工抗金票闹事，她就要男人孙大柜对李顺兴下手。后来，在斩曾顺时遇上李顺兴娶媳妇，她像被装在鼓里两面敲打，周围都有响动却不知道是哪个方向震的。她男人在矿工刚刚服帖的当儿，贪婪极了，要煤不要人，和其他大柜为争夺矿工都红了眼睛。往往因为一个矿工双方都大打出手。孙大柜对他的烂婆娘在耳边鼓吹铲除李顺兴的这些话充耳不闻，愤愤地说：“妇人之见，对一个黑爪子何必剜心揪肝地挂在心上。况且从打我们斩曾顺、这个家伙娶老婆来看，他是跟共产

党顶牛的，满矿山的黑爪子都对他喷鼻子。我们去碰他，那正好中了共产党的计。这样下去黑爪子就都会离开我，我们在坑上吊死也没人可怜。他们能老老实实下坑，就是用他们的身子来还债。”他气急败坏地把彭汉花暴损一顿。

彭汉花白楞男人几眼，心情不顺地去抽大烟。不久大山坑发生透水事故，这个心狠手毒的孙大柜和日本人一起在坑底下被淹死了。彭汉花这朵花也像遭了霜打。紧接着彭三蝎子的死，弄得彭家大院的兄弟姐妹争家产闹得不可开交。还没等她直起腰脊骨来，矿山各大柜的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得昏天暗地，彭汉花几乎被手下几个大把头吞光了。她这个半老徐娘的寡妇，两条腿像被缠上了牛筋绳子，有劲也蹬达不开了。还好，她几次哭着去找豆腐西施老四彭汉贞，彭汉贞在日本驻奉天领事面前施了把力气，日本炭矿所对彭汉花另眼看待了。她又搽脂抹粉打扮起来改嫁给一个外号叫碾不死的臭虫大把头刘秋，彭汉花死灰复燃起来。大柜改了名号，服帖在日本人身上，再加这个大把头比孙大柜更狠毒，一两年工夫，又发得冒起烟来了，成了吃日本股息的两合水大柜。

李顺兴开木匠铺发了家，彭汉花早有耳闻，恨得从牙缝里冒酸水，几次起歹心要把李顺兴推翻个儿。她认为李顺兴像棵无根草，不用说拔，用脚尖也能碾碎他。她咧着嘴当她后夫这么一说，谁知这个大把头啪地拍下大腿说：“你是个瘪眼仁，看不清势头。砖城里的顺兴木匠铺，那已经是扎下根的大树了，拔不倒了。这个李木匠和矿山几家大柜都磨耳擦腮，有些把头、警察都被喂得肥胖流油。你要斗不倒他还兴许咬了自己。”这个跑惯了世面的大把头，话说得滴水不漏。

彭汉花酸倒了大牙，说：“把一个穷木匠说成一尊神。我们老彭家可没有软钉子。”

“蛆软还找缝呢，干嘛硬碰硬，闹不好损筋折骨。”这个大把头用脚尖踢汉花屁股蛋一下说，“我最近用耳朵扫听过，我心里估摸，这个李顺兴是不是有撑腰眼的？”

“哪家大柜？”彭汉花转过脸来。

“我在心里琢磨的不是哪家大柜。”

“在抚顺城除了大柜还有什么硬门口。”

“我琢磨几个个儿了，是穷工会。”

“工会？什么行当工会？”彭汉花灰土土的脸变成铁青色了。

“不是一家工会，有几家子。这还不算，我去皮扒瓢一合计，这个李顺兴他沾共产党的边！”这个大把头冷不丁坐起身来，两眼瞪着棚顶上的吊灯。

“啊！共产党！那我就送他到棺材里躺着去！”彭汉花也兔子愣似的坐起身来，看模样要骗腿下地去报告了，“不用说是共产党，就是沾点腥味，也得从脖子上掉脑袋。我这就到日本守备队去，川上岸队长一听说抓共产党，都能乐出两个屁来。给我备马车。”她哑着嗓子喊，美得两只小脚乱蹬乱踹。

“我的姑奶奶，火烧你脚后跟了吗？你空嘴白牙，手里攥着啥凭据？咱得想法子和他处近乎点，在他身上找到缝不怕下不了蛆。不然闹翻了，别的大柜扬言说咱们贪木匠铺的财，工会再把黑爪子拱起来，那就能封咱们的坑口。”他说完把脸扭向一边。

彭汉花往后一仰身，咕咚一声倒在枕头上了，咕噜一声打个臭嗝说：“怎么，我拿脸去贴他屁股，亏你说得出口。再说，他几次见着我都眼珠冒血。他还用鞭子抽打过我呢。”她想起卖华工的事，好像这些年来脸上、背上被鞭子抽得还火辣辣地疼呢。

“共产党是穷棒子，见着有钱的人就两眼冒火，何况你们彭家和李顺兴有世仇。他见了你的面不想吞了你才怪呢。只要他是共产党就会露出马脚。咱们慢慢地探，终究会把他送到日本守备队手里去，到那时该蹲笆篱子就蹲，该杀就砍头。”碾不死的臭虫乐得屁颠。

“到那时还怎么的？”彭汉花立马追枪地问道。

“到那时顺兴木匠铺就改成汉花木匠铺了！”

“可别用我的名字开棺材铺。”

两个人又倒头抽大烟，一个泡接着一个泡地抽。这些大烟鬼抽闷烟堵嗓子，抽畅烟抽得十个脚趾头像猫咬触电一样，颤颤巍巍地打哆嗦，浑身骨头节“嘎巴嘎巴”响，皮肉和骨头开了缝才算舒服，才算入了烟梦。

侍候彭汉花的老妈子熬好了莲子粥，用红漆木盘托来了。这阵子抽大烟的两个家伙感到满嘴苦，舌头黄得像清明节剥开的柳树皮，舔啥啥苦，就得喝甜粥稀饭。老妈子端来粥，两个家伙喝干了。老妈子随手递上一张请帖，彭汉花接到手里，眉不抬眼不睁地递给碾不死的臭虫，连说句话的气都没有了。人家简称老臭的家伙睁开眼一看，就像捏着火炭烧了手指头，抖擞着说：“顺兴木匠铺的请帖，顺着咱们的心眼儿来了。”他把两片皱巴嘴唇吧嗒得山响。

彭汉花猛地用胳膊肘顶着枕头，撑起半截身子问道：“真贴上岸来了。啥请帖？”

老臭说：“他得了个儿子，吃满月酒。”

彭汉花问：“啥日子？”他拨弄着脑袋，翡翠耳坠撞着瘪了腔的脸蛋，看模样用八抬大轿来抬她也不去，屁股拧得皮褥子直打卷儿。

“吉择于阳历本月金日。这个穷木匠也讲究排场了。”老臭咂咂牙花子。

“姑奶奶就是不去！受不了刨花子味。”

“请的就是你，我陪你去。”

两个家伙又像水缸背后的蚰蚰，嘁嘁一阵话，害怕有一点动静被别人听去。

吃满月酒的当天，顺兴木匠铺热闹得像开了锅，上至官府的军警，下至坑里挖煤的矿工，有穿长袍马褂的买卖人，也有刚从坑下升上来扛着铁锹的矿工，顺兴木匠铺里里外外来道喜的人川流不息。来客有的人席大吃二喝，有的在雅座高谈阔论。

李顺兴和马双荣忙得满头大汗，把一个像一只红赤鳶的小鸟似的刚满月的孩子抱着叫大家看。看孩子的人们“嘻嘻哈哈”恭维话连篇，妇女们不住地亲孩子的脸蛋。有的人看着送来的礼品，连连咂舌尖儿夸耀首饰精巧。有的当着大人面给满月的孩子念喜歌：“柳叶青，柳叶长，柳毛丛中一儿郎，金榜得名中状元，全凭妙手写文章。”

用白柳条编的腰子筐里，放着木头做的小枪、毛笔、铁锹、刀子、斧子，还有带响动的玩具。